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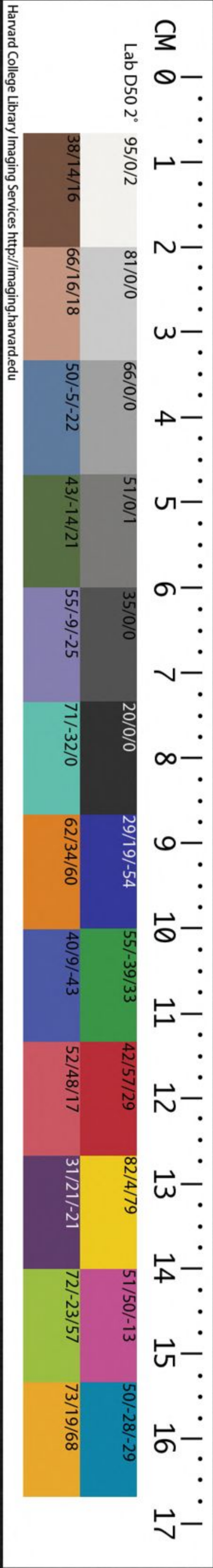
173

AT 110 /4120 A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9 1955

十三經註疏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春
平
金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

孟子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五章

盡心者人之有心為精

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綱維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

天也故以盡心為篇題正義曰前篇章首論告子

心蓋以情性有主於心故次之以盡心也言盡已之心與天道通是道之極著故孟子七篇所以終於盡

孟

卷

心也此篇凡八十四章趙氏分成上下卷此卷即有
四十五章而已一章言盡心知性二章言為仁由已
富貴在天三章言每必以誠恕已而行四章言人有
仁端達之為道五章言遠辱不為憂六章言不慕大
人何能有耻七章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八章言內
定常滿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九章言小人待化十章
言人情富盛莫不驕矜十一政浩浩與天地同道霸者
人欲以生之十二章言王政浩浩與天地同道霸者
德小民人速觀十三章言明法審命崇寬務化十四
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十五章言聖人潛隱十六
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十七章言容悅凡臣社稷
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已十八章言育養賢才樂過
萬乘十九章言臨蒞天下君子之樂尚不與焉二十
章言王政普大老聞歸二十一章言教民之道富
而節用二十二章言能大明者無不照二十三章言
好善從舜好利從跖二十四章言揚墨故蕩子莫執
二十七章言為仁由已必在食之二十六章言下惠不恭
二十七章言為仁由已必在食之二十六章言下惠不恭

體其次假道二十九章言放惡攝政伊周有為凡人
志異則生篡心三十章言君子正已以立於世三十
一章言人當尚志善之所由仁與義也三十二章言
事有輕重行有小大三十三章言奉法承天政不可
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三十四章言人同不殊尊貴居之志
之異三十五章言輿服器用之道必以恭敬二十七章
氣以舒三十六章言取人之道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
言聖人踐形三十八章言禮教人之術莫善五者四
十章言道大難追人能弘道四十一章言窮達卷舒
屈伸異變四十二章言學尚虛已四十三章言窮達各
及淫刑濫及士季文三思四十四章言君子布德各
有所思四十五章言張袂持領正羅惟綱其餘三十
九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敘焉。盡心者至篇題
之猶人法天者蓋以性之為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
之為而所以命人者性也性則湛然自得所以為主
者心也則人之為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由人

法天也云天之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者二十八舍案五行天文志云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凡此四土之星分布四方是二十八舍也然所以正之者蓋在乎北辰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包註云北辰常不移而眾星拱之爾雅釋文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又按漢書天文志云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係於斗是眾星所拱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性有

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為正人能盡極其心

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

善者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註能存其心養

育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無

親惟仁是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也註歿壽不貳

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註貳二也仁人之行一度

而已雖見前人或歿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道歿若

顏淵壽若邵公皆歸之命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

以立命之本註孟子至命也正義曰此章言盡心

立命之道惟是為珍者也孟子曰盡其心者至所以

立命也者孟子言人能盡極其心以思之者是能知

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道矣知存其心養育其性此所以能承事其天者也以其天之賦性而性者人所以得於天也然而心者又生於性性則湛然自得而心者又得以主之也蓋仁義禮智根於心是性本固有而為天所賦也盡惻隱蓋惡恭敬是非之心則知仁義禮智之性知吾性固有此者則知天實賦之者也如存此惻隱蓋惡恭敬是非之心以長育仁義禮智之性是所以事天者也命雖有或夭或壽但操性是其為事天矣又言人之於命雖有或夭或壽但操執其心而不二也既天壽不二而脩其身以待其在天者何如耳如是所以為能立命之本也以其天壽皆定於未形有分之初亦比而不二也不可徼求之矣但脩其在我以待之是為立命也如於天壽而二其心以廢其所以待之是為立命也如於天壽而二商書云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其意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註莫無也人之終無非命

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

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為受其正也註是故知命

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註知命

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壓覆也盡修身

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註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註畏

壓溺死禮所不弔故曰非正命也註孟子曰至非

義曰此章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墻之疑君子遠

之也孟子曰莫非命至非正命也者孟子言人之死

無非是命也然當順受其正盡道以生死也書云惠

迪吉是其順受其正之旨也是故知命之君子不立

桎梏而死者非受正命而死也。桎足械也。以其不能盡脩身之道而順受其命而死也。桎足械也。桎手械也。今刑獄庖手足者，也。案孔子云：人有三死，而非命飲食不節，勞逸過度，是病其殺之者也。居下位而上誣其君者，愆無厭，是刑其殺之也。以少犯衆，以弱侮強，是其殺之者也。又云：人有三死，而不弔，有畏而死者，有壓而死者，有溺而死者。曰：受命者如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而莫之禦，而終得升于帝，而崩是也。行善得惡，曰：遭命。如淮南子：伯牛有癩，論語云：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伯牛有惡疾，是也。行惡得惡，曰：隨命。如舜之四凶之類是也。曰：畏壓溺死，禮所不弔。正義曰：禮於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鄭氏云：謂輕身忘孝也。畏人，或時以非罪故已，不能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是也。壓行止危險之下，是也。說之溺不乘橋，卮是也。荀子曰：首之南，有人曰：涓蜀梁，其為人善，畏明月而宵行，俯

見其影以為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魅，背而走。走至其家，夫氣而死。是亦畏死者也。又秦武王時，大蛇比從身出，復入穴。五女示之，五子拔蛇壓殺。五女是壓死者也。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之。言其趨則一也。孟子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

者也。謂脩仁行義事在於我，我求則得，我舍則失。

故求有益於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

得也。求在外者也。謂賢者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故曰：求之有道也。修天爵者，或得或否。故曰：得之有

命也。爵祿須知已。知已者，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云求。

一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疏孟子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為仁由己富貴

在天者也孟子言仁義禮智性之所有如就性而求之則得之舍而不求則亡是則仁義禮智求之有益於得者也是求之在我者也以其仁義禮智有生之初性固有者是為在我者也是為天爵也求之有道則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也既脩其天爵而人爵或有不得者是或得或否是得之有命也是則人爵求之無益於得也是求之在外者也以其人爵非身所專故為在外者也如論語云求仁而得仁是求則得之之謂也易云舍爾靈龜凶是舍則失之之謂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是求之有道者也荀子云君子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是得之有命者也孟子所以言之以此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國**物事

也我身也普謂人為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皆

有所行矣誠者實也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實而

無虛則樂莫大焉**疆**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國**當自疆

勉以忠恕之道求仁之術此最為近也**疏**孟子至莫

義曰此章言無必以誠恕已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者也孟子言人之生也萬物皆備足於我矣但能反已思之以誠不為物之喪已是有得於內矣有得於內則為樂亦莫大焉以其外物為樂則所樂在物不在於我故為樂也小以內為樂則所樂在已不在物其為樂也大又言勉疆以忠恕之道而行之以求仁之術為最近故傳有云仁者必恕而後行是之謂也斯亦力行近乎仁之意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道者衆也**國**人皆有仁義之心日自行之無所

愛而不能著明其道以施於大事仁妻愛子亦以習
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為善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為
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衆庶之人也正義曰
人有仁端達之為道凡人用之不知其為寶也孟子
言仁義之道人皆有之然而行之而不著則其迹不
能彰明習此仁義之道而不察則其理不能推明終
身用而行之而不知其是為道凡如此者非君子者
也是則為凡衆者矣
故孟子以此闕之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註人不可以無所羞耻也論語
曰行已有耻無耻之耻無耻矣註人能耻已之無所
耻是為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耻辱之累也

正義曰此章言耻身無分獨無所耻斯必遠辱不為
憂矣孟子言人之不可無其羞耻也人能無耻而尚
有羞耻是為遷善遠罪之人終身無復有耻辱累之
矣案禮云君子有五耻耻一不坐燕不善君子耻之居
其位無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既
得之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
如此則人言可以無耻乎此孟子
所以有此言而救時之弊與

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焉註

耻者為不正之道正人之所耻為也今造機變阱陷
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道也取為一切可勝敵之

宜無以錯於廉耻之心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註不

耻不如古之聖賢何有如聖賢之名也註正義曰此

大人何能有耻者也。孟子言人之所以耻者以其為不正之道也。不正之道，正宜羞耻而無為之也。是為耻之於人為大者也。今之人乃造機變，阱陷藏兵之巧，以為攻戰者是為不正之道也。是無所用而耻之也。如不耻不若古之聖賢何能有所要者。雖於文也，曷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今有以隰朋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勲，顏淵、慕、虞、舜、仲尼、歎、庶、幾也。案杜預春秋傳云：隰朋齊大夫也。史記注云：徐廣曰：朋或作崩，常愧耻不若黃帝之為人。後齊桓得之輔佐桓公四十年卒，顏淵慕虞舜案經云：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孔子所以曰：回也其庶幾乎屢空，是其歎也。趙註所以引而為解文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樂善而自卑，若高宗得傳說而稟命。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

之勢。何獨不然，何獨不有所樂有所忘也。樂道守

志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故王公不致敬盡

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亟，數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道堯舜不致

敬盡禮，可數見之乎？作者七人，隱各有方，豈可得而

臣之者乎？孟子至之乎。正義曰：此章言王公尊

心者也。孟子曰：至而况得而臣之者乎？孟子曰：古之

賢者之君，好人之善而忘己之勢，古之為賢士者亦

然以其能樂己之樂而忘人之貴勢也。如此故有王

公大人不致其敬而盡其禮，則不得數數見其賢者

乎。然而見之且猶尚以為不可而况得臣之而卑下者

篇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岩爰立
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曰臣下罔有稟命孔安國傳云
名說稟受也命令也。經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
勢。正義曰案高士傳云許由穎川人也隱箕山堯
聞之躬聘為九州長由不赴遂洗耳於河巢父見之
曰吾欲飲牛汚吾牛口於是牽牛上流飲之由大慙
而隱是也。亟數也至作者七人。正義曰云伯
夷伊尹者此蓋本孟子之正文也。已說之詳矣云作
者七人者案論語之文也七人包註云凡七人長沮
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是也王弼云
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
柳下惠少連是此七人者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

人不知亦囂囂。宋姓也句踐名也好以道德遊欲

行其道者囂囂自得無欲之貌也曰何如斯可以

囂矣。句踐問何執守可囂囂也曰尊德樂義則可

以囂囂矣。尊貴也孟子曰能貴德而履之樂義而

行之則可以囂囂無欲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窮不失義不為不義而苟得故得已之本性也達不

離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古之人得志澤

加於民不得志則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

善天下。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

志謂賢者不遭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立於世間

不失其操也。是故遇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

善天下也。孟子至天下。正義曰：此章言內定常

立世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實。句踐好遊，未得

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者也。孟子謂宋句踐曰：至

焉，焉宋句踐宋人姓宋，名句踐。孟子謂宋句踐曰：至

逸遊乎我，今語以教子之遊也。言人之知已，亦但置

焉，然自得，人不知已，亦但置焉，然自得。曰：何如斯

可以置焉矣。句踐問之曰：當何如？此可以置焉矣。曰：自

得矣。曰：尊德樂義，至達則兼善天下。孟子又與之曰：

尊貴其德，所樂以義，以此則可以置焉。自得矣。蓋德

有所得於內，義有所不為於外。既所貴在德，而盡

性於內，所樂在義，而窮理於外。是以樂天知命，故人知

不知斯焉，然自得矣。如此，故士窮而在下，則不失

義而不為苟得，達而在上，則不離道而常思利民，窮

不失義而不為苟得，故得已之本性，達不離道而常

思利民，故民不失其所望。是以古之人得志，遭遇其

時則布恩澤而加被於民，不得志則脩治其身，以立

於世間，是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得行其道，而兼善

天下也。言古之人以是昔如顏子之徒，窮而不得志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

文王猶興。凡民無自知者也，故由文王之化，乃能

自興起，以趨善道。若夫豪傑之才，知千萬於凡人者，

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其身，正其行，不陷溺

也。正義曰：此章言小人待化，乃不邪僻。君子特立

王之化，而乃能興起，以從善道者，凡民也。以其無自

知者也。若夫才有過於千萬人之豪傑者，雖不遭遇

文王之化猶能自興起以從善而正立其身也已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註附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

益以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欲然不

足自知仁義之道不足也此則過人甚遠矣

疏正義曰此章言人情富盛莫不驕亢有若欲然謂不如人非但

免過卓絕乎凡也孟子言人自有富復附益以韓魏

晉六卿百乘之家富而貴之如其自視已於仁義之

道欲然不足則超絕有過乎眾人遠矣

註韓魏晉六卿百乘之家正義曰已說於梁惠首篇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

註謂教民趨農役有常時不使失業當其雖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若亟其乘

屋之類也故曰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謂殺大辟之罪者以生殺人故也殺此罪人者其意

欲生民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

疏孟子正義曰此章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不怨者也是農

耕時雖為勞然後有所獲則又何以佚道使民是農

則何怨恨其勞乎故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又言

國君殺戮其罪人者以其怨有殺於民故殺之而不怨

孟子曰。霸者之民。離處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離處。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也。殺之。不怨。故曰殺之而不怨。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畜繁息。無凍餓之老。而民不知。獨是王者之功。脩其庠序之教。又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為之者。言化遷善為之。大道者也。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世能

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故言與天地同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曰使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
至之哉。○正義曰。此章言王政皞皞與天地同流。霸者德小。民入。速觀。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孟子曰。至小補之哉。者。孟子言。霸者行善政。以及民。以其恩澤暴見。故民離處而樂也。王者道大。故若天浩浩而難知。難見者。也。故民皞皞然自得而已矣。是以王者之民。殺之。而不怨。以其生道殺之。故也。利而不知為王者之者。之功。以其佚道使之。故也。自迹觀之。則君子過之。而不守拘。其一自妙道觀之。則其所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未嘗不有存焉。故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今夫天地之化者。始乎春而終乎冬。而萬物皆得。以移易者也。天地之神者。始乎震而終乎艮。而陰陽不可測之者。是也。然則王者之於民。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以神宜其與天地。豈曰。度萬物。知其有小補益哉。○
王元明

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數以富得民凡此善政為民財而已善教因民心以教之故能得民心矣此所以為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然而善政非不能得民但得民財而已又不若善教得民之心矣蓋移風易俗莫大乎樂此禮之文然也孟子所以同其趨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

其良知也註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所

能甚也知亦猶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

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註孩提二三歲之間在

襁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少知愛親長知敬兄此所

謂良能良知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

也註人仁義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為善者無他達通

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施之天下人也疏孟子至

乎已者也孟子曰此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恕

者孟子言人之所以不學而性自能是謂良能者也

所以不待思慮而自然知者是謂良能者也孩提襁

褓之童子無有不知愛其父母及其長大無不知欽

順其兄是則親愛其親欽順其兄是仁義也仁義即

良知良能者而言人欲為善者無更於他求也但通

達此親親敬長之良能良知施之於天下耳註襁褓者

廣八寸長二尺以負兒於背上者也是亦知孩提為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

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耕歷山之時居木石

間鹿豕近人若與人遊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

人相去豈遠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

然莫之能禦也。舜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處聞人一

善言則從之見人一善行則識之沛然不疑若江河

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也。孟子至禦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潛隱

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潛藏同舜之謂也孟子言虞

舜初起於歷山耕時居於木石之間以其近木石故

也與鹿豕遊以其鹿與豕近於人也然而舜於此其

周易乾卦之文也趙註引之以解其經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無使人為己所不欲為者無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

每以身先之如此則人道足也。正義曰此章言已

仲尼之道也孟子言人無為其所不為以其所不為

者不義也無欲其所不欲者以其不欲為不善也人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人所以有

德行知慧道術才智者以其在於有疢疾之人疢疾

之人又力學故能成德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

慮患也深故達也。此即人之疾疾也。自以孤微懼於

危殆之患而深慮之。勉為仁義故至於達也。孟子

達。正義曰此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梁自止

多用沉溺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孟子言人之

所以有德慧術知者常在於疾疾之人也。疾疾人之

有小疾常露在身不去者是為疾疾也。如孤臣孽子

其操心也常危其慮患也常深是若疾疾也。此孟子

所以執此喻以自解也。言孤臣不得於其君者也。孽

子不得於其親者也。不得於其君與不得於其親者

故能秉心常危慮患常深以勉力於為道德故能顯

達也。操心常危慮患常深是人之疾疾常露在身而

不去也是孟子所以為疾疾之人有德慧術智也。然

而非謂德慧術智必繫乎有疾疾者。但常存乎疾疾

之人而已。蓋有得於已謂之德述而行之謂之術。然

德又以慧連術又以智連之者。以其德以慧明術以

智釋耳。是則所謂智慮生於憂患。豈非德慧術智有

於疾疾之意有同歟。此孟子所以

有是言之而戒當時之人者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事君求

君之意為苟容以悅君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

稷為悅者也。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為悅者也。有

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天民知道

者也可行而行可止而止。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

也。大人。大丈夫不為利害動移者也。正己物正象

天不言而萬物化成也。孟子至者也。正義曰此

天民行道大人正己凡四科優劣之差者也。孟子曰

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孟子言有人事

其君以求君之意者是為苟容以悅君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孟子又言有忠臣為安社稷臣者也在於安社稷而後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言天民為之先覺者忘在於行道然而既達而在位可以行其道於天下然後乃行之也。以其若窮而在下未可行其道則亦止而不行矣。是其窮達一歸於天而已。有大入者正已而物正者也。言有大丈夫不為利害之所移動是則自正治其已而物後自取正於我也。凡此是其四科優劣差等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三樂之中，兄弟無故，無他故，不愧天，又不怍人，心正

無邪也。育，養也。教，養英才。成之以道，皆樂也。君子有

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君子重言，是美之也。

孟子曰：至存焉。正義曰：此章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為人能之樂，過萬乘，孟子重為一章再云者也。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至存焉者，孟子言君子有三樂，而為王天下不與存焉。事也。此乃一樂也。存誠於已，而無羞愧於天，備無以有漸，作於人，此乃二樂也。已之有德，又得天下英才，大賢而推已以教，而養育之，此乃三樂也。王天下不與存焉，故孟子又重言之。然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此三樂也。是美之也。顏氏子之樂，是亦解憂揚子云：紆朱陳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是亦與此同意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國諸侯也。所樂不存。欲行禮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所性不存。乃所謂性於仁義者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下窮居不失性也。分定故不變。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四者根生於心。色見於面。晬然潤澤之貌也。盎。視其背而可知。知其背盎盎然。盛流於四體。

四體有匡國之綱。雖口不言。人自曉喻而知也。

曰至而喻。正義曰。此章言臨蒞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尚不與存仁義。內外充身體。獲方四體。不言。燔辟用。張心邪意。溺進退。無容於足。是之際。知其所不。同也。孟子曰。廣土衆民。至不言而喻。孟子言。廣土地之大。衆人之多。以此爲大國之諸侯。君子者。心欲好之。然其所樂不在此也。中國天下之中。而立以安四海。此焉。蓋君子欲廣土衆民。以足於道。於一國。故也。然其所樂又在於定四海之民。而末樂於此。一國。而巳。雖樂在於天下。而巳。定四海之民。而末樂於此。一國。於天下。奈何。所性不在。此焉。是所性者。特在仁義禮智耳。故言於下文。是也。是則君子所稟天之性。雖大而能損滅其性。以其所不能加。益其性。雖窮居在下。且不能也。故吾子所性。是仁義禮智四者。根生於心。顯而形諸德容。其生於色。則晬然潤澤。見於面。又有光輝乎。

五

程通

其前盎盎然見於背。又有充實乎其後而旁溢流通乎左右。上下四體則一動靜一行止固雖不言而人以曉喻而知其所存。是其不言仁而喻其能仁不言義而喻其能義以至禮也。智也亦若是矣。此所以故云四體不言而喻荀子云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又曰君子至德默然而喻同意。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

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已說於

上篇。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為已歸矣。天下有

能若文王者。仁人呼復歸之矣。五畝之宅。樹墻下以

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為畜產之本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者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餒之二老聞之歸身自己所謂衆鳥不羅翔鳳來集之類者也。孟子曰伯夷辟紂至此之謂也。已說於上篇矣。此以大同小異更不復說焉。然其類亦孔子所云割胎殺夭則麒麟不至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亦此類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易治也。疇一井也。庶民治其田疇薄其稅斂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不可勝用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

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水火能生人

有不愛者。至饒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

人。而何有不仁者也。孟子至者乎。正義曰。此章

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孟子言如使在下者。易治其田

疇。而不難耕作。則地無遺利。其在上者。又薄其賦。而

而無橫賦。則民皆可令其富足也。又食之以時。而不可

用。不屈用之。以禮。而其欲不窮。則財用有餘。而不可

勝用也。民非水火。則不能生活。至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又

言。人民非得其水火。則不能生活。然而昏暮之時。有

敲人之門戶。而求之。水火無不與之者。以其水火。至

多矣。聖人如能治其天下。使民有其菽粟。亦如水火。至

之多。則民人孰不以有餘而補其不足。而為仁者乎。

故曰。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此所謂倉廩

實。而知禮節者也。○疇。疇一井也。正義曰。說文云。

為耕治之田也。不知一井何據。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

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所覽大者

意大。觀小者。志小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水中

大波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容光。小部也。言大

明照幽微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

於道也。不成章不達。盈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

行。以喻君子之學。必至成章。乃仕進者也。孟子至

正義曰。此章言能大明者。無不照。志聖道者。成其仁

也。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亦所覽者大。而天

於東山也。登太山而能小其天下。亦所覽者大。而天

下亦莫大於大山也如此故觀之於海者難為水也
以其水所同歸於海者也是以海為百谷主遊聖人
之門者難為言以其道之所同出又同歸於此者也
揚子云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如仰天而視地則
之居卑亦與此同意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者孟子又
言人之觀於水以觀其有術也云此者以五經所
其波瀾是為能觀水者也五經而巳矣五經所以
若是也言觀書亦當觀其五經而已矣五經所以
聖人之大道者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者又言日
月之有明凡於幽隱但有容其光者則必照之亦若
道之在天無往而不流也流水為物所流遇於科
坎不盈實其科坎則不流進而行也如君子之學志
在於道也不成章則不達者又言流水為物所流遇
於成章則充實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
為美之至者也此孟子所以有水為之喻焉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

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

之間也蹠盜蹠也蹠舜之分故以此別之也

曰此章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蹠明明求之常若不足

君子小人各一趣也孟子曰至間也者孟子言人之

雞鳴而起孳孳但勤篤於為善者乃為舜之徒黨也如

儻言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事焉

特一趨於利一趨於善之間而已

曰案李奇漢書傳云盜蹠乃是秦之大盜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楊子
楊朱也為我為己也拔己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
為也墨子兼愛麻于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墨子墨翟

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已樂為

之也子莫執中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

者也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執中和近

聖人之道然不權聖人之重權執中而不知權猶執

一介之人不知時變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

一而廢百也所以惡執一者為其不知權以一知

而廢百道也孟子至百也。正義曰此章揚墨放

子行止唯義所在者也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

而利天下不為也至為之孟子謂楊朱所取以為已

雖技已之一毛以利天下且不為也墨翟兼愛他人

雖摩突其頂而至於踵而利天下且以為之子莫執

一子莫魯賢人言子莫執中和之性而不專一者也

以其無為已兼愛之過而已故曰執中為近之言子

莫執中為近聖人之道者也如執中而不知權變但

若執一介之人不知時變者也然而所以惡疾其執

一者是為其有以賊害其道也是若知舉一道而廢

其百道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

而廢其百也

孟子曰饑者其食渴者其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

害之也饑渴害其性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強甘之

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乎人心亦皆有害為利欲所

害亦猶饑渴得之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則不

及人不為憂矣人能守正不為邪利所害雖謂富

貴之事不及逮人，猶為君子，不為善人所憂患也。

孟子至憂矣。正義曰：此章言飢不妄食，忍情節欲，

賤不失道，不為苟求，能無心害。夫將何憂者？也。孟子

曰：飢者，甘食至不為憂矣。孟子言人之飢，則易為

食，故以甘之渴者，易為飲，故以甘之。然而不得飲食

味之，正者也。以其但為飢渴，害其本性耳。豈獨飲食

於口，腹為有飢渴，以害之言，人心亦皆有以害之也。

以其利，慾害之，故也。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之害

則所養不及於人，亦不足為可憂矣。蓋無以飢渴為

心害，則孟子以飢渴之害亦猶利欲之害，故假託而言之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為其介。介，大也。柳下惠執

弘大之志，不恥汚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

正義曰：此章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可無否以

貴為賤者也。孟子言柳下惠不以三公之榮位而移

易已之大志也。以其所守之介在道而已，是所以不

羞小官者焉。今夫三公者，乃百僚之師師也。人臣之

位極者也。衣則服袞，圭則執桓圭，而世之所謂富貴崇顯者，無以過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

井也。有為為仁義也。仞，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喻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性好仁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也假之假仁以正諸侯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而能久假仁義譬如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真有

也孟子至非有也正義曰此章言仁在性體而

身也五霸強而行仁則力假之而已然而久假而行

之而不歸止安知其非真有也揚子曰假儒衣書服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

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

則固可放與丑怪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孟子

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人臣秉

忠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即立君宿留

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間乘利篡心乃生何

可放也公孫至篡也正義曰此章言憂國忘家

凡入志異則篡心生也公孫丑問孟子謂伊尹有言

我不適于順已者故放太甲于桐宮而民大悅及

太甲悔改其過而歸賢則伊尹又迎而反之以復君

位商民大悅且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有不賢者則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詩

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則謂之素餐。世之君子

有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

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

大於是？註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身安國

富而保其尊榮，子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

大於是？何為不可以食祿？註公孫丑至於此，是正義

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過者化，又何素餐之

謂也？公孫丑問孟子曰：魏國伐檀之詩，有云：不素餐

兮，言無功而食，謂之素餐。然而君子有不自耕而食

祿者，是如之何？孟子對之曰：君子居處此國，其君任

用之，則安富尊榮，言安國保其尊榮，子弟從之，則能

孝悌忠信，是則不素餐兮，誰有大於此者？言何為而

不可食祿？註魏國伐檀之篇。正義曰：此詩

蓋刺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王子執問曰：士何事？註齊王子名塾也，問士當何事為

事者耶？孟子曰：尚志。註尚貴也，上當貴上於用志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

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

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註孟子言志之所尚，仁義而

已矣。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為仁義欲知其所當居

者，仁為貴，所由者義為貴，大人之事備矣。註王子至

正義曰：此章言人當尚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

也。欲使王子無過差者也。王子塾問曰：士何事者？王

義

桃應孟子弟子問臯陶為士官主執罪人瞽瞍惡暴而殺人則臯陶如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孟子曰

臯陶執之耳然則舜不禁與桃應以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邪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

所受之也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乃受之於堯當為天理民王法不曲豈得禁之也然

則舜如之何應問舜為之將如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蹤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

忘天下孟子曰舜視棄天下如捐棄敝蹤蹤草履也敝喻不惜舜必負父而遠逃終身訢然忽忘天下

之為至貴也桃應至天下正義曰此章言奉法

虞舜之道趨將若此孟子之言揆聖意者也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何桃應問

孟子曰舜為天子命臯陶為士官以執罪人舜父瞽瞍殺人則臯陶之士當如何也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孟子答之但當執而不縱也然則舜不禁與桃應問曰如是則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而不禁之耶曰

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孟子又答之曰夫舜豈得而禁止之哉夫以其法有所受之而已然則

舜如之何桃應問曰如是舜不敢禁止臯陶無執其父則舜將如何曰舜視棄天下至忘天下孟子又

答之曰舜視天下如捐棄敝蹤而不惜也必將竊負載其父而逃循海濱而處以逃之且終身訢然樂而

忘去天下是以舜得天下不足解憂惟順父母可以解憂也

五流一三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

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范齊邑王廢子所

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儀體聲氣高涼不與人同

還至齊謂諸弟子喟然嘆曰居尊則氣高居卑則氣

下居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

充盛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人

與王子豈非盡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如

是也正義曰趙云此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

孟子嘗自范邑見齊王之子儀體聲氣高爽不與人

以移易人之氣所養足以移易人之體以其王子之

儀體聲氣如是者亦以所居所養之大移之使然也

大哉居乎言人當慎所居以仁為廣居凡衆之人豈

非盡人之子與言齊王之子亦人之子也凡人亦人

子也下文觀孟子曰王子宫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

宜合此章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

乎言王子宫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子

若彼高涼者居勢位故也况居廣居謂行仁義仁義

在身不言而喻也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

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埳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

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耳。

疏正義曰：此章宜與上章合而為一，不當分而為二也。孟子言王子所居宮室與車馬之乘衣服之飾，是皆與人同所用之也。然而王子若被儀體，聲氣高涼者，必其居勢位使之如是，與人不同耳。言王所居勢位能如此，而况居天下之廣居以仁為居者乎？且以魯國之君往宋，乃呼於垤澤之門，字者曰：此非吾君之身也，何其呼聲似我君也。言大亦無他事異焉，亦以皆居尊勢，故其聲之如是相似也。垤澤宋城門之名，守者監門之官也。是言能以大人之所居者處已，而與大人相似者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末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人

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恭敬貴實，如其無實，何可虛拘？致君子之心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取人之道，必以謂敬愛者也。孟子言人之交接，但飲食為備而歡意弗加者，非以愛相接者也。是為豕交之也。犬馬者，人所愛而畜養者也。如愛誠雖至而敬心弗加者，是謂愛而弗敬，以為獸畜之也。然而恭敬者是幣帛之禮未行之也。蓋以恭敬為先，而幣帛從之也。如恭敬而無幣帛之實，以將之，是又君子不可以虛拘矣。以其禮不可徒虛而行耳，必以恭敬修於內而為之，本幣帛以將之，而為之末，則君子交接之道畢矣。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形謂君

子體貌尊嚴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

子體貌尊嚴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

容詩云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踐履居之也

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能以正道履居此

美形不言居而言踐尊陽抑陰之義也疏正義曰此章言體德

正容大人所履者也孟子言人之形與色皆天所賦

性所有也惟獨聖人能盡其天性然後可以踐形而

履之不為形之所累矣蓋形有道德之象色為道之容

人之生也性出於天命道又出於率性是以形之與

色皆為天性也惟聖人能因形以求其性體性以踐

其形故體性以踐目之形而得於性之明踐耳之形

而得於性之聰以至踐肝之形以為仁踐肺之形以

為義踐心之形以通於神明凡於百骸九竅五臟之

形各有所踐也故能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微六通四

闢其運無乎不在茲其所以為聖人與然而形與色

皆天性何獨踐形而不踐色何耶蓋形則一定而不可

易者也色則有喜怒哀樂之變以其無常者也不可

以踐之矣亦以聖人吉凶與人同何踐之以為異或

是又孟子之深意然也疏形謂君子至抑陰之義

也疏正義曰云洪範一曰貌者蓋以五事之一者也

孔安國云貌容儀也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舜

華者此蓋有女同車之篇文也註云舜木槿也易曰

君子黃中通理者蓋坤之卦文也謂君子黃中通理

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

也是亦以正道履居此美服不言居而言踐尊陽而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其之喪猶愈於已乎國齊

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久欲減而短之因公孫丑

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既不能三年喪以暮年差愈於

止而不行喪者也孟子曰且猶或終其兄之臂子謂

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言有人疾其兄之臂為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

云爾是豈以徐徐之為蓋者乎不若教之以孝弟勿

復戾其兄之臂也令欲行其葬喪亦猶曰徐徐之類

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

曰若此者何如也

丑曰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

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傅為請之於君欲使得行

數月喪如之何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

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孟子曰如是王

子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止

况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譏之也

齊宣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

益富貴怠厭思滅其月君子正言不可阿清丑欲

暮之故譬以終兄徐徐者也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

曰為暮之喪猶愈於已乎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公

孫丑勸之以為暮年之喪猶勝於止而不為者矣暮

年十二月也孟子曰至而已矣者孟子言如此是若

統

齊宣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

益富貴怠厭思滅其月君子正言不可阿清丑欲

暮之故譬以終兄徐徐者也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

曰為暮之喪猶愈於已乎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公

孫丑勸之以為暮年之喪猶勝於止而不為者矣暮

年十二月也孟子曰至而已矣者孟子言如此是若

或有終矣其兄之臂者子以謂之姑且徐徐然終其

兄之臂云爾但當教之以孝弟不復戾兄之臂也今

為者也。孟子答之曰：是王子欲終夫喪，有所禦而不
可得而為者也。雖加益一日，亦足勝於止而不為者
矣。今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以其禮所當終之，而且
謂暮年之喪，猶愈於已，以勸之，是謂夫莫之禁止而
自弗為者也。此孟子所以不取之也。論語寧我問三
年之喪，期已久矣。孔子所以責之曰：予之不仁也。汝
安之則為之乎？是亦孟子於此不取公孫丑之意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一曰：教民之道有五品。有如

時雨化之者。二曰：教之漸漬而浹洽也。三曰：有成德者。四曰：有達

材者。五曰：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私，獨淑，善艾，治也。君

子獨善其身，人法其仁，此亦與教法之道無差也。此

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申言之，孟子貴重此教之

道也。疏：孟子至教也。正義曰：此章言教人之術，莫

論人者也。孟子曰：君子所以教人之道有五品也。有如時雨

之教者，以其教人漸漬恰如時雨之澤也。是其潤之

以德漸之，以仁善有萌芽，則誘之使教，秀性有其材

則養之，使長茂。凡此因其大以成，小以成，小是為

有若時雨而教者，也。有不成德者，以其因固有之德，但

教而成之，也是其能仁不能更者，則教之以克己復

禮能勇，不能怯者，則教之以臨事而懼，是為有成德

者，也有達財者，以其財之賜也，何如君子曰：交器也。曰：何器也？

曰：瑚璉也。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君子曰：交器也。曰：何器也？

為有達財之數者，也。有答問者，以其在焉，答問之間，

也。不憤不啓，不啓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

也。是為有答問之數也。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

也。使彼法之也。子曰：我非生而知之類，是有私淑艾之教

者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凡此之類，是有私淑艾之教

也故重言之曰此五者之教乃君子之所以教者也論語云有教無類同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

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丑以為聖人之道

大高遠將若登天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今彼

凡人可廢幾使日孳孳自勉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

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毀率君子引而不發

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大匠不為新學拙工

故為之改鑿廢繩墨必正也羿不為新學拙射者變

其毀率之法也毅弩張鸞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思用

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毅弩而不發

以待設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

卑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疏公孫丑至從

此章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獲正者不在執德

者不同故曰人能弘道丑欲下之非也公孫丑曰至

矣學者跋慕之宜如登天之難似其不可得而跋及

也何不使彼之道幾近令人可庶幾能及而使之日

孳孳自勉而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

至能者從之孟子曰大匠之師不為新學拙工改去其繩墨之正羿之善射不為新學拙射更變其

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

以道殉乎人者也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

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

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疏正義曰此章言窮達

孟子言天下有治道之時則當以道從身以施其功

實也以其身顯而道彰也天下無治道之時則當以

身從道而卷藏守伏也以其道藏則身伏也未聞於

此無道之時以道從人而饗富貴也論語云天下有

道則見無道則隱同意

有同脫簡二葉別補脫

曰添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滕

為貧而仕是公養之仕也是以昔之孔子去就如是此孟子答陳臻之問所以執此而詳悉告之

孟子曰舜發於畎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

於魚鹽之中管寧全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

舉於市故天將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

其筋骨餓其體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

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舜耕歷山三十徵庸傳說

築傅巖武丁舉以為相膠鬲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

遁為商文王於西伯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為臣

也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為相

也

子學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

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

正義曰。此章言窮達。孟子言天下有治道之時。則當以道從身。以施其功。實也。以其身顯而道彰也。天下無治道之時。則當以

身從道而卷藏守伏也。以其道藏則身伏也。未聞於此無道之時。以道從人而饗富貴也。論語云。天下有

道則見無道。則隱同意。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為貧而仕是公養之仕也。是以昔之孔子去就如是。此孟子答陳臻之問。所以執此而詳悉告之。

孟子曰。舜發於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

於魚鹽之中。管仲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

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

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

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舜耕歷山三十。徵庸傳說。築傅巖。武丁舉以為相。膠鬲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

遁為商。文王於西伯。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為臣

也。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為相。

國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百里奚亡虞適秦慕於都市穆公舉之於市而以爲相也言天將降下六事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乏資絕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之者所以動驚其心堅於其性使不違仁困而知勤曾益其素所以不能行之者也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註人當以有謬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爲以不能不能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於胸中而後作

已族類故不得與親同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註先親其親戚然後仁民仁民然後愛物用恩之次

者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

當愛育之而弗當以仁加之也若犧牲不得不殺也

於民也當仁愛之而弗當親之也以愛有差等也是

則先親其親而後仁愛其民先仁愛其民然後愛育

其物耳是又見君子用恩有其倫序也故揚子所以

事得其宜之謂義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註知者知所務善也仁者務愛其賢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

急親賢也。物事也。堯舜不偏知百工之事，不偏愛

衆人，先愛賢，便治民，不一一自往親，加恩惠也。不能

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祭，放飯流斂，而問無齒決，是

之謂不知務。尚不知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總麻小

功之禮，放飯大飯也。流斂，長斂也。齒決，斷肉置其餘

也。於尊者前賜食，大飯長斂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

耳。言世之先務，捨大譏小，有若大飯長斂而問無齒

決，類也。孟子至不知務。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百

要者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至是之

謂不知務者，孟子言為之智者以其多知，故無所有

而不知者也。然而但當知要務為急耳。為之仁者以

其況愛故無所有而不愛者也。然而但當急親其賢

為之要務，是以堯舜二帝之智不能偏知百工之事

但急於知賢之為先務也。為仁不能偏愛於衆人，但

能急親任其賢，能使之以治民也。今夫不能三年之

喪，為不孝之大者也。而察總小功之禮，是孝之小者

也。放飯流斂不敬之大者也。問無齒決，責其不敬之

小者也。如不能以知賢為先務，而務偏愛衆人之為急

為之先，不能以親賢為急務，而務偏愛衆人之為急

是若執親之喪，不能去不孝之大者，而乃反察孝之

小者，食於尊者之前，不能去不敬之大者，而乃反責

問不敬之小者也。如此又安知先後之務為緩急乎

蓋總麻三月之服者，小功五月之服者也。荀子云：若

挈裘領，屈三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史云：綱舉而

綱疎，提其綱則衆

目張，與此同意。

蓋縣麻三月之期者小內正月之期者出尚于二其
問不端之小善也或出又或去對之符為難意平
小善貪食然會善之而不端之不善而大善而
具若其時之變不指去之不善之大善而小善之
為之去不指以時變為意而善而變果入之為意
小善也或或指以或變為意而善而變果入之為意
由若其時之變不指以或變為意而善而變果入之為意
變為不善之不善也而或變為意而善而變果入之為意
論意則其其變指則以或變為意而善而變果入之為意
則意也或變指則以或變為意而善而變果入之為意
為之變也或變指則以或變為意而善而變果入之為意
其其變也或變指則以或變為意而善而變果入之為意
而不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盡心章句下凡三十九章

正義曰此卷即趙註分

三十九章一章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
及所親二章言春秋撥亂時多戰爭三章言文之過
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四章言民思明君若早望雨
以仁伐暴誰不欣喜五章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六
章言既窮不憫貴而思降七章言恕以行仁遠禍之
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八章言修理關梁譏而不征
九章言率人之道躬行焉首十章言務利蹈姦務德
踐仁十一章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十二章言親賢
正禮明其五教十三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十四
章言得民為君為臣重民敬祀治之所先十五章言

伯夷下惠變貪厲薄十六章言仁恩及人人能弘道
十七章言孔子周流不遇則去十八章言君子固窮
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接也十九章言正己信心
不患衆心二十章言以明照闇闇者以開以闇責明
闇者愈迷二十一章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
身當常被服舍而不修猶茅是塞二十二章言前聖
後聖所尚者尚三王一體何得相踰二十三章言可
為則從不可則凶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已必
有害也二十四章言尊德樂道治性勤禮二十五章
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雖亦正好善猶下二科二十六
章言驅邪反正正斯可矣八來者不追追其前罪君子
其之以為過二十七章言養民輕斂君子道也二十八
入章言實此三者以為國一珍二十九章言小知自私
藏怨之府六雅先人福之所聚三十章言教誨之道
變之如海百川接流不得有拒三十一章言善怨仁
義克其大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三十二章言道之
善以心為原三十三章言君子之行動合中禮湯武
之隆不是過三十四章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

采擇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三十五章言清
淨寡欲行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招福濁
者速禍三十六章言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
終身不葷三十七章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為
上狂狷不合似是而非色厲而內荏鄉原之惡聖人
所甚戒三十八章言三皇已來人倫攸叙聖人不出
名世承間雖有斯限蓋有過不遇焉是以仲尼止於
獲麟孟子終於無有乎爾凡此三十九章合前四十
五章是盡心篇
有八十四章矣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

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註

梁魏都也以用也

仁者用恩於所愛之臣民王政不偏普施德教所不
親愛者并蒙其恩澤也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

則有災傷所親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好戰殺人故孟子曰不仁哉公孫丑問曰何謂也丑問及所愛之狀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孟子言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死亡於野骨肉糜爛而不收兵大敗而欲復戰恐士卒少不能用勝故復驅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之殉從也所愛從其所不愛而往趨死亡故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子

死焉

疏

孟子曰至愛也。正義曰此章言發政施仁

戒人君者也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至及其所愛也孟子言世稱不仁之人是梁惠王也仁者之君以其用恩於所愛親幸者以加於所不親幸者是自近及遠之謂也不仁之君以其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幸者則有災傷及其所親愛幸者也公孫丑問曰何謂也公孫丑未曉其旨乃問孟子曰及其所愛之狀是何所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至及其所愛也孟子解其旨以曉公孫丑之問也言梁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戰死於野糜爛其骨肉及兵大敗將欲復戰之恐懼其不能戰勝以其士卒之少故驅率其所欲復戰之親臣及親愛之子弟以從之而往趨於戰死是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者也此所以見梁惠王不仁之甚也左傳云未陣而薄之曰敗其師大崩曰敗績今梁王之敗獨謂之大敗者以不以其師大崩曰敗績不足言故稱爲大敗抑又言梁王不義戰以見梁王不仁之甚也

敗於齊長子死焉。正義曰此蓋首篇說矣。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

也敵國不相征也。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

者也彼此相覺有善惡耳孔子舉毫毛之善貶纖芥

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上伐下謂之征諸侯敵國

不相征五霸之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皆不得其

正者也。疏正義曰此章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

無義戰者也孟子曰至敵國不相征也孟子言春秋

之世凡兵之所起皆小殺大弱殺強或因怒興師或

棄禮貪利未嘗有禁暴救亂之義也是以春秋無義

戰然而春秋雖謂無義戰其彼國之戰有善於此國

未嘗無也是以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夫征者以上伐

下無有敵於我師所以正彼之罪也如抗敵之國則

相為強弱以結禍亂非上之所以伐下罔有敵於我

師者也其勢皆足以相抗皆出於交惡者也故曰敵

國不相征也。孟子曰孔子舉毫毛至春秋也。正義曰

此蓋言春秋無義戰之謂也如有之則孔子必書故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五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

流杵也。書尚書經有所美言爭或過若康誥曰曷

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

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於

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為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
 武成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鬪殺人血流舂杵孟子
 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王
 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

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之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文之

意也是故取於武成二三策而已孟子言尚書之文

不可盡信之也如盡信其書之文則不若無書而已

以其辭之有過適所以疑惑於人也故孟子言我於

書之過辭多矣所以不暇具言之故於武成但取二

三策而言耳曰仁人用兵故前徒倒戈無有敵於我

師也是以至於仁之人而誅伐其至不仁之人而何其

武王誅紂戰鬪殺人乃至於血流舂杵也此孟子於

武成所以執此而言書之不可盡信矣

至不取也正義曰康誥曰昌聞于上帝者蓋成王

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此康誥也云我西

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孔安國云我西土岐周

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曷被四表上聞于天也

云甫刑曰皇帝清問於下民者蓋呂侯見命為天子司

冠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此篇蓋以穆王命作夏禹

贖刑之法以布告天下也皇帝清問下民者孔安國

云堯帝詳問民患也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

子孫孫永保民者蓋康叔為政之道亦如梓材治材

故曰梓材言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孔

註云我周家惟欲使至於萬年承奉王室又欲令子

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也餘見前說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

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

全宗

奚為後我。此人欲勸諸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罪。

好仁無敵。四夷怨望。蓬顯見征。何謂而後我已說於

上篇矣。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

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

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革車。兵車也。虎賁。武

士為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贊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

百乘也。武王令殺入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

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率。厥也。稽首拜命。亦以首至也。

也。欲令武王來征已之國。安用善戰陳者。孟子曰。

戰。正義曰。此章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

誰不欣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者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至焉用戰者。

孟子言有人謂我善為行陣。我善為戰。闢以其是欲

勸諸侯以攻戰者也。是為大罪之人也。且國君好行

仁政。以及民人。凡有所征。天下無敢有敵者也。故南

面而征。則北夷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說已在上篇矣。武王之誅伐商紂。有兵車三百乘。虎

賁之勇士有三千人。武王令告於商之人曰。無驚畏

我。來安止爾也。故不敢抗敵之百姓。皆崩摧其角。若

無所容頭。乃稽首拜命。故征之。所以言正彼之罪也。

百姓各欲武王來征已之國。焉用為善戰者乎。此孟

子所以有是而戒時君好仁以為無敵之道而已。是

又戒時之臣無以戰事言於時君耳。革車。至戰

陣者。正義曰。革車者。以皮為飾者也。牧誓言。武王

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

數。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也。

五虎賁。四二

六

又案太誓篇云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孔安國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啻若崩厥角無所容頭者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輿之工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矩

之法亦不能成器也蓋喻人不志仁雖誦典憲不能

以善疏正義曰此章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

輿之工能與人規矩法度而不能使人之巧以其人

之巧在心如心拙雖得規矩法度亦不能成美器也

喻當時之君如心不在仁雖誦憲籍亦不能成美政也梓匠輪輿已說於上篇矣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甚為天子也

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疏糗飯乾糲也袵畫

也果侍也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及

為天子被畫衣黼黻絺繡也鼓琴以協音律也以堯

二女自侍亦不佚豫如固自當有之也疏正義曰此

不憫貴而思降凡人所難舜降聖德所以殊者也孟

子言舜初於耕歷山陶河濱之時以糗而飯以草而

茹若終身如是馬及堯禪位為之天子所被以畫衣

黼黻絺繡鼓五絃之琴以堯帝二女事之實若固自

當有之也疏糗乾糲也至黼黻絺繡也正義曰

云糗糲也按釋名云糗乾飯屑也云袵畫也說文云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

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

耳註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

知其重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與自殺其親

何異哉疏正義曰此章言怨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

身者也孟子言我於今然後知殺人之親之為最重

者也殺彼人之父彼人亦殺已父而報之殺彼人之

兄彼人亦殺已兄而報之如是則非已之殺但一間

耳以其與自殺之無異也註父仇不同天兄仇不

同國正義曰案禮云父之讐弗與共戴天交遊之

讐不同國兄弟之讐不反兵蓋所以避之也周官云

父之讐避諸四海之外所謂不與其國蓋非周禮

歟又周官謂人凡殺人而義者勿令讐讐則殺之而

不義在邦法不可殺者必避之而已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註古之為關將以禦暴亂議閉非常也今之為關反

以征稅出入之人將以為暴虐之道也疏正義曰此

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程式懼將為暴故譏

之也孟子言古之為關乃征稅而不稅將以為暴亂非

道也按周禮司關云凡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為之告

有內外之送則以節傳出納之是以為關將以禦暴

也孟子之時司關征取其稅適所以為暴此孟子所

言數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

妻子註身不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雖妻子

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使人不順其道理不能使妻

子順之而况他人乎正正義曰此章言率人之道躬

不履其道德雖妻子之間且有所不行以其無所

行於民乎荀况云有分義則合天下而治無分義則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亦其意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注周達於利營苟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年不能殺之

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邪世不能亂其志也正

曰此章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者

常厚故凶荒之年且不能殺死喻人之能盡其性以

蓋以戰國之時無富而教之之術此孟子所以救之以此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

見於色好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伯夷季札之類

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公

子染指鬻羹之類是也正正義曰此章言廉貪相殊

不朽之名者則重名輕利故云能讓千乘之國而且

不受苟非好名之人則重利而輕名而簞食豆羹之

小節且見爭奪而變見於顏色伯夷季札與鄭

公之子類正義曰素史記列傳云伯夷叔齊孤竹

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

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樂春秋少陽

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諡也叔齊名智
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世家云王餘昧卒欲授
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
代立必致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
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凡此是伯夷季札之讓
千乘之國也云鄭公子染指而羹者案魯宣公四年
左傳云楚人獻鼈於鄭靈公公曰我如此必掌異味及
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掌異味及
入宰夫將解鼈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
夫鼈召子公而弗與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
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
之而况君乎反諸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故
經書曰鄭公子弑其君夷是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
則財用不足不親信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

曰空虛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叙泯亂無善

政以教人農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有所不足故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為政之源聖
人以三者為急也孟子言人君不親信仁賢則仁

賢去之仁賢去則國無賢人是為空虛之國也無禮

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序泯亂無政事以理財則財

用乏而不足蓋禮義由賢者出政事由賢者出不信

仁賢則禮義不興禮義不興則政事不行而國之財

用於是乎不足此孟子言之亦其叙之然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
也不仁得國者謂象封於有庠叔鮮叔度封於管
蔡以親親之恩而得國也雖有誅亡其世有土丹朱

商均天下元子以其不仁天下不與故不得有天下

焉疏正義曰此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

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者孟子言世有不仁

之人而得其國而為臣者有之矣不仁之人而得天

下而為王者疏未之有也是以桀紂幽厲雖得而終

亦失之亦且不為者也疏象封有庠叔鮮叔度封

於管蔡與丹朱商均者正義曰云象封有庠孟子

於萬章篇言之詳矣云叔鮮叔度者案世家史記云

管叔鮮蔡叔度周文王子而武王之弟也武王克殷

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

蔡疏預云管在滎陽京縣東北世本曰君上蔡丹朱

商均者丹朱堯之子也商均舜之子也又言於上篇

已詳矣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

天子註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丘十六井也天下

丘民皆樂其政則為天子殷湯周文是也得乎天子

為諸侯註得天子之心封以諸侯得乎諸侯為大

夫註得諸侯之心諸侯能以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

變置註諸侯為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犧

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

社稷註犧牲已成肥腴梁稻已成潔精祭祀社稷常

以春秋之時然而其國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

而更置之疏孟子至社稷論君民社稷之輕重也孟

至者乎。正義曰：此章言伯夷、柳下惠、夔、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孟子曰：「至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此言伯夷、柳下惠之為聖人也。言聖人之道無窮，為百世之師法者也。伯夷、柳下惠二人，人是也。故千載之下，聞伯夷之清風者，頑貪之夫化而為廉儉懦弱之夫，化而有立毅之志，聞下惠之和風者，鄙薄之夫化而為敦厚寬大，是則二人清和之風奮發乎百世之上，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無有不感激而志意興起而化之也。然而非聖人，其能若是，使百世之下莫不興起者也。聞而化者，尚如此，況當時有親見熏炙之者乎？頑貪至美其德，此蓋於上篇言之詳矣。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能行仁恩者，人

也。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正義曰：此

須人人能弘道也。孟子言為仁者，所以盡人道也。此仁者所以為人也。蓋人非仁，不立仁，非人不行，合仁

與人而言之，則人道盡矣。楊子云：仁以人同。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

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遲遲接淅，說已

見上篇言矣。此不復說焉。此章蓋言孔子周流不

上篇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君子

孔子也。論語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孔子乃尚謙

不敢當君子之道，故可謂孔子為君子也。孔子所以

厄於陳蔡之間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

危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見危謂君子固窮窮不

於陳蔡二國之間，幾不免死，以無上下之交而見危。

其上是無所事，雖死不為諂，下無所可與，雖死不為瀆。

是為無交接也。論語衛靈公之篇云：孔子在陳絕糧，

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

固窮，小人窮斯斯矣。豈非窮不變道者能如是乎？

不惑，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所謂乎仁者不憂，智者

懼，是三者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註貉，姓，稽名，仕者也。為眾口所

訕，理賴也。謂孟子曰：稽大不賴人之口，如之何也？孟

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註審，已之德，口無傷也。

離於凡人而仕者，亦益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

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註詩，邶

風，柏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愠于羣小，怨小

人聚而非議賢者也。孔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

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大雅，緜之篇。曰：肆不殄厥愠，

殄，絕愠也。亦不隕厥問，隕，失也。言文王不隕絕，畎

夷之愠，怒亦不能隕失。文王之善聲問也。○註貉，稽至

○正義曰：此章言正已信心，不意眾口叵諶。大

聖，所有况於凡品之所能禦者，也。貉，稽自稱名問於孟

於口，貉，姓，稽名，亦當世之士也。貉，稽自稱名問於孟

子曰：無傷也。至文王也者，孟子答之以為審已之德。

已修雖人之口訕亦不能傷害其已之德也。以其為

程通

士者益此多口不能免人之訕也故邠風柏舟之詩
有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言憂悄悄常在心見怒于
群小眾小人也以其孔子刪此詩亦不能免武叔之
毀故曰孔子尚如是憎多口也大雅絲之詩有云肆
亦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言不能殄絕也夷之愠怒然
口也此所以答貉稽大不理於口以為無傷也○
邠風柏舟之篇至聲聞也○正義曰此篇蓋言仁人
不遇也註云愠怒也悄悄憂貌論語云叔孫武叔毀
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人雖欲自
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云大雅絲之
篇者蓋此篇言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注肆故今也
愠愠隕墜也
賦夷狄國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

昭註賢者治國法度昭昭明於道德是躬行之道可

也今之治國法度昏昏亂潰之政也身不能治而欲

使人昭明不可得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以明昭闇闇

賢者可遵譏今之非也孟子曰至昭昭者孟子言有

諸已然後求諸人之道也賢者之君治國以其昭昭

明己之道德然後使人昭昭今之治國者乃以昏昏

不能自明己之道德而欲使人昭昭不可得也

是亦所謂曲其表而求影之正濁其源而求流之清同其旨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也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

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註高子齊人也嘗

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孟子謂之曰

山徑山之嶺有微蹊介於入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

路為間有間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

為路以喻高子學於仁義之道當盡行之而反中止

正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正義曰此章言聖

舍而弗修猶茅是塞明為善之不可廢者也孟子謂

於高子曰山嶺有微蹊其間之微小介然而已如用

而行之則蹊成大路不用而行之茅草生塞之不能

成其路也喻高子之為善止於中道而其心為利欲

之所充塞亦若茅塞其路矣故曰今茅塞子之心矣

蓋高子嘗於為詩而不通乎意是塞其心之一端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高子

以為禹之尚聲樂過於文王孟子難之曰何以言之

曰以追蠡高子曰禹時鐘在者追蠡也追鍾鈕也

鈕磨齧處深矣蠡欲絕之貌也文王之鍾不然以禹

為尚樂也曰是矣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孟

子曰是何足以為禹尚樂乎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

之禹在文王之前千有餘歲用鍾日久故追欲絕耳

譬若城門之軌齧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

力使之然乎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

馬足以稱賦是兩馬也疏高子至力與正義曰此

三王一體何得相喻欲以追蠡未達一隅孟子言之

將以啓其蒙音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者高

子言於孟子曰禹王之尚樂過於文王之聲樂也

孟子曰何以言之者孟子見高子蔽惑故難之曰何

以言禹之章尚文王之聲也曰以追蠡高子曰以其
追蠡鍾鈕之銳欲絕故云然也孟子曰是奚足哉城
門之執兩馬之力與孟子又以此解高子之蔽也言
此追蠡何足為禹之尚聲樂過於文王乎且譬之城
門之執蠡其限之深處豈以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亦
以積漸之久故使然也非特兩馬之力即如是之深
也言禹王至文王其鍾用之亦以日久故能磨銳至
於欲絕也此又見高子之蔽不獨於詩也所謂太山
之溜久而穿石單極之繩久而斷幹其來非一日
也兩馬即如註所謂春秋外傳云國馬公馬是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注

棠齊邑也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時
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為夫子
將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可復言之也孟子曰是

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
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
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注馮姓婦名

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
名也故進以為士之於野外復見逐虎者撓迫也虎
依俶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
迎讓臂下車欲復搏之衆人悅其勇猛其士之黨笑
其不知止也故孟子謂陳臻今欲復使我如發棠時
言之於君是則我為馮婦也必為知者所笑也

注齊饑

至笑之。正義曰：此章言可為則從，不可則止，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搏虎無已，必有害也。齊饑，陳臻曰：「至殆不可復者，蓋齊國之人時皆被饑，孟子嘗勸齊王發粟以賑之。今者復饑而孟子不復發粟，邑之粟以賑陳臻，臻為孟子之弟子，乃問孟子言齊國之人皆以夫為子，將復發粟，邑之粟以賑之，故之。今夫子不復發粟，希為齊王不可復勸，是如之何？」故以此問孟子。孟子曰：「至其為士者，皆笑之者，孟子乃以此為婦者。」此言於陳，禁也。言如將復發，棠是為馮婦者。馮婦能暴虎也。言晉國有馮婦之，人善能搏虎，後為之善士，則之於野外，見有眾人逐其虎，虎倚山隅而怒，眾以人皆莫敢攪而搏之者，望見馮婦來，乃皆趨進而迎之。馮婦乃下車，攘臂欲復搏之。眾人皆悅，其勇猛，其隘心士之黨者，知道則笑其不知止也。言今齊王恃威虐民，以飲民亦若虎之負嵎，以難合之說，述於暴人之前，又若迎而搏虎也。是以孟子將復為發棠，非不足以悅眾自君子觀之，亦若馮士者之笑馮婦也。以其不知止矣。○○棠齊邑也。

正義曰：案齊世家史記云：棠公妻好，裴駟云：賈逵曰：棠公齊邑大夫也。是棠之為齊邑明矣。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

臭也，四股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五音，鼻之喜芬香。

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倦，則

思安佚不勞若。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

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有情，從欲而求，可

身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為先，禮節為制，不以性欲而

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

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智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在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智。庶幾聖人。亶亶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

孟子曰。至命也。正義曰。此章言尊德樂道。不追佚性。治性勤禮。

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空言其事。以勸戒者也。孟子曰。至君子不謂性也。者。孟子言人口之於美味。目之於好色。耳之於五聲。鼻之於芬芳。四肢之於安佚。無事以勞之。凡此五者。皆人之性所欲也。然而得居於此。樂者以其有命存焉。君子不以爲有命。在所不求。而不可以幸得也。是所以不知明之性也。仁之於父子也。至君子不謂命也。者。孟子又言仁以恩愛施之於父子。義以義理施之於君臣。禮以禮敬施之於賓主。智以明智施之於賢者。而具四端。聖人兼統四體。而與於天道。以王天下者也。凡此五者。皆歸之於命也。然而有是五者。皆稟乎天性也。以其有性存焉。君子以爲有性在。所可求。而不可不勉也。是所以不謂之命也。孟子言之。所以分別凡入君子以勸戒時人。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浩生。姓。不害。名。齊人。

也。見孟子聞樂正子爲政於魯而喜。故問樂正子何

等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樂正子為人，有善

有信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為善，信之行謂何？曰：

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

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

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已之可欲，乃使人欲

之，是為善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已，乃謂

人有之，是為信人；不億不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

是為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

輝，是為大人；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為聖人；有聖

智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為神人；人有是六等樂，正

子能善能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浩生至下

曰：此章言神聖以下，憂劣異差，樂正好善，猶下二科

是。以孟子為之喜者，也。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

也？者，浩生不害問孟子曰：樂正子何等人也？以其見

孟子問樂正子為政於魯而喜，故有此問之也。孟子

曰：善人也。信人也。孟子答之曰：以為樂正子是善人，信

人者，也。以其有善，有信，故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又

問之曰：何以謂之善？何以謂之信也？曰：可欲之謂善，

有諸已之謂信。至四之下也。者，孟子又答而詳為之

立流

又至經以萬方使人莫知其故是為神人故謂之神
凡是六善而樂正子能善能信是在二之中而在美
大聖神四者之下也但不能充實而至神也。孟子
子聞樂正子為政於魯。正義曰此蓋經文說見上

百義之辭言至四之不也蓋孟子又答而辯為文
則之曰何必謂之善何必謂之計也曰何必謂之善
入善也必其言善也何善何謂善何謂善不善又
曰善入也言入也孟子答之必為樂五子其善入也
孟子聞樂五子為如也曾而喜姑何出問之也蓋子
曰善哉主不善問孟子曰樂五子何善入也必其良
是必孟子為之善善也哉主不善問曰樂五子何入
曰此章言師聖心不變愛異美樂五子善能不二林
子猶善論計并二善之中四善之不也。孟子至不
習之則其言不同辭映異為喻入入首長六善樂五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

矣。

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為違禮楊朱之

道為已愛身雖違禮尚得不敢毀傷之義逃者去也

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

之也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

招之

國 豈攔也招胃也今之與揚墨辯爭道者譬如

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攔則可又復從而胃之

太甚以言去揚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非之亦云太

甚孟子至招之○正義曰此章言驅邪反正斯可

孟子曰逃墨以歸於揚至歸斯受之而已矣者墨翟

無親疎之別揚朱尚得父母生身不敢毀傷之義儒

者之道幼學所以為已壯而行之所以為人故能兼

愛無親疎之道以歸於揚朱為已逃去揚朱為已之

道必歸儒者之道也然而歸之儒道則當斯受而安

之矣今之與揚墨爭其道者如追放逸之豕豚既還入其

攔又從而胃之者也以其逃墨而歸儒則可受之而

已而乃又從而罪之無以異於追放逸之豕豚既入

其攔又從而胃之也以其為亦太甚矣此孟子所以

比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國**征賦也國

有軍旅之事則橫與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為衣也縷

紕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厮養之役

也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

父子離**國**君子為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並此三

役更發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若並用二則路有

餓殍若並用三則分崩不振父子離析忘禮義矣**國**

孟子曰至父子離○正義曰此章言原心長力政之

善者繇役並興以致離殍養民輕歛君之道也孟子

周記清

口有布縷之征至用其三而父子離者此所以薄稅
歛之言而有以救時之弊者矣孟子言有布縷之征
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所以為衣縷所以紮鎗
甲粟米所以為糧力征所以荷負斯養之役然而君
子為政其於此三者之賦未嘗並行也用其一則緩
其二今夫三者之賦皆取其類也如用其二則有
傷財而民至於餓死用其三則有害民而至於父子
離散是豈君子之為政然歟蓋征之者義也緩之者
仁也准若子以仁是守以義是行然而充類之至而
義之盡者君子所不為也此孟子行然而不充類之
弊時之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地也
使民以時居不離散寶人民也脩其德教布其惠政

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侯之珠與

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
爭玩以殃其身諸侯如茲求無患也孟子言諸侯之
所寶者有三曰土地曰人民曰政事使鄰國無侵犯
其封疆是寶其土地也脩德布惠是寶政事也若以
不離散是寶人民也
此三者為寶而寶珠玉者殃禍必及身矣此孟子見
當時之君爭城殺人以橫賦重斂不以其土地人民
為寶所以有是言而救之耳
○正義曰案韓詩云楚人以和氏之璧隋侯之珠
武王武王使人相之曰非也王怒則其左足後成王
即位和抱玉璞泣於楚山下成王使人逐之果得寶
名曰和氏之璧又隋侯姓祝宇元暢姓齊國見一蛇
在沙中頭上血出隋侯以杖挑於水中而去後還
到蛇處乃見此蛇起乃得雙珠後人辨為隋侯珠矣
夢腳踏一蛇驚起乃得雙珠後人辨為隋侯珠矣

益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益成括。益成，姓；括，名也。

嘗欲學於孟子，問之，迫未達而去。後仕於齊，孟子聞而

嗟嘆曰：死矣。益成括知其必死。益成括見殺。門人問

曰：夫子何以知其必死？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

也。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

殺其軀而已矣。孟子答門人言括之為人，小有才

慧而未知君子仁義，我謙順之道，適足以害其身也。

益成括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小智自私，藏怨

於齊國，孟子聞之，曰：死矣。益成括以其益成括之

必見死也。益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

必見死也？言益成括果見殺，死門人乃問孟子曰：夫子

何以知其益成括將見殺，死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

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者，孟子答

之曰：益成括之為人，小有才，慧而未聞君子

仁義，謙順之大道，是則足以知其將見殺其身。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館，舍也。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

客所館之樓上也。有業履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

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廢也？履，非履也。業，織之有

次業而未成也。置之窓牖之上，客到之後，求之不得，

有來問孟子者曰：是客從者之廢廢也。孟子與門

徒相隨，從事教十，故曰侍從者所竊匿也。曰：子以是

徒相隨，從事教十，故曰侍從者所竊匿也。曰：子以是

為竊屨來也。孟子謂館人曰：子以是眾人來隨事

我本為欲竊屨故來邪？曰：殆非也。館人曰：殆非為

是來事夫子也，自知問之過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

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孟子

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

呼來者亦不拒，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

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其異心也，見館人

殆非為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益之而已。孟子

已矣。正義曰：此章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自後

流不得有拒，雖獨竊屨非已，所絕順答小人，小人自

咎者，也。孟子之勝館於上宮者，孟子往至滕國，乃舍

止於賓客所館之樓上，有業履於牖上，館人求之弗

得，或問之曰：若此，從者之寮也。若言業織之有次

業而未成之履，置之於窻牖之上，自客到之後，館主

之人求之不得，或問於孟子曰：若此，履之不見，為從

者之寮，匿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孟子曰：見館主

乃問已，以為從者之寮，匿其履，乃謂之曰：子以是從

者來隨事我，本為欲竊子之履，故來與？曰：殆非也。館

主自知責已，問之過也。乃曰：殆非為是來事夫子也。館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

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愛，皆令被德，此仁

人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皆有

不喜為，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為，謂富貴也。抑情

止欲，使若所不喜為。此者，義人也。人能克無欲害人

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皆有不害人之心，能充

大之以為仁，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克無穿窬之心，而

義不可勝用也。穿窬，踰屋姦利之心也。人既無此

心，能充大之以為義，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克無受爾

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爾汝之實，德行可輕

賤人所爾汝者也。既不見輕賤，不為人所爾汝，能克

大而以有行，所至皆可以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

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

皆穿踰之類也。餽，與也。人之為士者，見尊貴者未

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見可

與言者，而不與之言，不知賢人可與之言，而反欲以

不言取之，是失人也。是皆趨利入邪，無知之人。故曰

穿踰之類也。孟子曰：至類也。正義曰：此章言善

可取，人不知失其臧否，比之穿踰之類也。者，孟子言人皆

有所惻隱，而不忍如能推之所不忍，於其所忍者，仁

人也。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仁之為道如是也。人皆

有所不喜為謂貧賤也如能推之所不喜為而達之於所喜為謂富貴也是為有義之人也人能充大不欲害人之心而為仁則仁道於是乎備故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大其無窮喻姦利之心以為義則義於是乎盡故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大其不忍者仁之端也羞惡為皆可以為義矣蓋側隱有不忍者仁之端也羞惡有不為者義也但能充而大之則為仁義矣人之為士於尊貴者未可與言而與之言是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以其失之諂也以其失之教也言近而與之言是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以其失之諂也以其失之教也言近而與之言是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以其失之諂也以其失之教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言近指遠近言正心遠可以事天也守約施博約守仁義大可以施德

於天下也二者可謂善言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曾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而道存焉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身正物正天下平矣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

任者輕芸治也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責人治是求人太重自任太輕也

以心為原當求諸已而責於人君子充之况以妄言失務者也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至所以自任者輕孟子言辭之近而指意已遠者乃為善言者也所守簡約而所施博大者乃為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是所謂言近而指遠也是孟子自解其旨也以其君子於其言也皆在曾臆以其不遠於

心而道窮焉蓋帝者所以服之近於人心也故取而
喻之曰不下帶而道存抑又見君子之言非特騰口
說而已君子之守體其身而天下平是所謂守約而
施博也是孟子又自解其旨也以其君子之所守特
在脩身而天下由是平矣是所謂正己而物正者也
且人病在舍其己之田而耕耘他人之田也是所求
於人者為重而所以自任其在己者太輕耳芸治也
田所以喻人之身也言人病在舍其己身而治他人
之身也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堯舜之體性自善

者也殷湯周武友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
民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人動作容儀
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死

者有德哭者哀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謹必信

非以正行也經行也體德之人行其節操自不回

邪非以求祿位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為名也

性不忍欺人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君子順

性蹈德行其法度天壽在天行命以符之而已矣命

孟子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行動合禮

中不惑禍福脩身俟終堯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

也孟子曰至於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者孟子言

堯舜之體性自然善也湯武反之於身身安乃
以施人謂加善於人而反之者也一則體性之自然
一則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無非是禮也故動容
周旋中禮者是為盛德之至也至者以其盛德至矣
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蓋哭死而哀非為生者是為

動容中禮也是孟子自解之旨也言哭其死而哀之者非為其生者也以其動容中禮德性然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是謂周旋中禮者也是孟子自解之旨也言行德不回邪非欲干求爵祿而然也以其周旋中禮德行然也言語必以正非欲以正行為名故然也亦非周旋中禮德言如是也君子者順性蹈德行其禮法脩身以俟命而已然則堯舜禹湯為盛德之至亦不是過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註大人謂當時

之尊貴者也孟子言說大人之法心當有以輕藐之

勿敢視之巍巍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則心舒意展言

語得盡而已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註

仞八尺也椽題屋雷也堂高數仞椽題數尺奢太之

室使我得志不居此堂也六室無尺丈之限故言數

仞也食前方丈待妾數百註我得志弗為也註極五

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待妾衆多至數百人也般

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註般大

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般于遊田也

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

彼哉註在彼貴者驕佚之事我所恥為也在我所行

皆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何為當畏被人

乎哉註孟子至彼哉正義曰此章言富貴而驕自遺咎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

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為為之寶玩者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至吾何畏彼哉者。孟子言說當時之尊貴為之大人者。當輕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尊貴而畏之也。以其如是則心意舒展得盡其言也。又言堂高數仞。八尺也。至雷高數尺。是為奢泰之室也。如我之得志於行道。不為此室也。食之前有方丈之廣。以極五味之饌。而列之又有所待之妾。至數百人之衆。如我得志於行道。亦不為之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有後車千乘之多。如我得志於行道。亦不為之也。以其在彼驕貴之事者。皆於我所耻而不為之也。在我所行之事。又皆是古聖王之制度者。也是皆恭儉而有禮也。如是則於我何有畏於彼之富貴乎哉。是以說大人則藐之。而勿視其巍巍然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者寡矣。養治也。寡少也。欲利欲也。雖有少欲而亡

者。謂遭橫暴。若單豹卧深山而遇飢虎之類也。然亦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謂貪而不

亡。蒙先人德業。若晉國欒黶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

者。喪。孟子至寡矣。正義曰。此章言清淨寡慾德

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孟

子曰。至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孟子言此以教時人

養心之術也。言人之治其心。莫善於少欲也。其為人

也。少欲則不為外物之汨喪。雖有遭橫暴而亡者。蓋

亦百無二三也。然而未必全無也。以其少也。是如單

豹為入少欲。獨隱處於深山而卧。乃遭遇於飢虎而

孟子同
其旨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

羊棗孰美？

註

羊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嗜羊棗，父沒之

後，惟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

之，故問羊棗與膾炙孰美也。孟子曰：膾炙哉。

註

言膾

炙固美也，何比於羊棗？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

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之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

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註

孟子言膾炙雖美，人

所同嗜，獨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也。譬如諱

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

註

曾皙至，所獨也。正義曰：此章言曾參至，孝思親異

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之，曾皙嗜羊棗，而曾

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曾

皙曾子父也。曾皙為人專好羊棗，羊棗棗名也。曾皙

既沒而曾子常思念其親，而不忍食羊棗。公孫丑怪

之，乃問孟子以謂膾炙與羊棗此二味孰為美？孟子

曰：膾炙哉。言膾炙固美於羊棗也。而羊棗何可比於

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

註

羊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嗜羊棗，父沒之

後，惟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

之，故問羊棗與膾炙孰美也。孟子曰：膾炙哉。

註

言膾

炙固美也，何比於羊棗？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

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之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

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註

孟子言膾炙雖美，人

所同嗜，獨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也。譬如諱

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

註

為大棗其者矣其類則賦棗之屬也曾皙者曾子父也案史記弟子傳曰曾皙音皙字皙是也孔傳云曾參父名點。○正義曰此謂公孫丑疑曾子為非義而乃不知膾炙所同羊棗之所獨而曾子之心言之是或一於孝道故云然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孔子在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不忘其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何為思魯之狂士者也

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
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
思其次也。○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狷者

能不為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狷次善者故思之

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曰人行何如斯則

可謂之狂也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

矣。○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也琴張

子張也子張之為人蹠踣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說曰琴張曾皙曾參父

也。牧皮行與二人同。昔事孔子學者也。何以謂之狂也。註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為狂。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註嚶嚶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註屑潔也不潔污穢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惡行不潔者則可與言矣。是獯人。次於狂者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

德之賊也。

註

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恨

之。獨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鄉原賊德故也。曰

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註

萬章問鄉原之惡何如。曰

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

之人。行何為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

矣。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註

孟子言鄉原之人

言。何以嚶嚶。若有大志也。其言行不顧則亦稱曰古

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踴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

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為

空自踽踽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爲生
斯世但當取爲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爲合衆
之行媚愛也故闡然大見愛於世也若是者謂之鄉
原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
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註萬子卽萬章也孟子錄之
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
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子言人皆以爲原善所至亦
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爲賊德何爲也曰非之無舉
也刺之無刺也合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

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
道故曰德之賊也註孟子言鄉原之人能匿蔽其惡
非之無可舉者刺之無可刺者志同於流俗之人行
合於污亂之世爲人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若
似廉潔爲行矣衆皆悅美之其人自以所行爲是而
無仁義之實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以
爲有德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
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
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

見大抵皆學孔子而行有同於曾皙琴張二人耳此
孟子所以皆謂之狂士何以謂之狂也萬章又問何
以謂此三人為之任士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
古之人至鄉原德之賊也者孟子又答之曰其志嚶
嚶然大言乃曰古之人古之人乃考驗其所行之行
而未始掩覆其言焉是言過於行為之狂者也孔子
思與狂者又不可而必得之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
汚行不潔者而與之是為狃者也是又次於狂者也
孔子有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以恨之者其惟
獨於鄉原之徒也鄉原者以其為賊害於德者也然
則孔子如以自非鄉原而過其門而不入室者是則
恨之矣此亦見孔子自非鄉原之徒者無不與之也
所以思於中道而不可得則思其狂指曰何如斯可
謂之鄉原矣萬章又問何如則謂之鄉原者矣曰何
以是嚶嚶也至是鄉原也孟子又答之曰鄉原之人
其言何以是嚶嚶然若有大也以其言不顧於行行
又不顧於言則亦稱之曰古之人古之人所行之行
何為踴踴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是言鄉原

之人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乃曰古之人何為空自
踴踴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為生斯世
也但當取為人所善則可矣故闢然大見媚愛之於
世也若此則謂之鄉原者矣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
焉至何哉者萬章不解孟子之意故問之曰如一鄉
皆稱為原善之人是無所往而不為善人矣孔子乃
以為有賊害於德是為德之賊者何為者哉曰非之
無舉也至斯無邪慝者孟子又答之曰言鄉原之人
能掩蔽其惡使人欲非謗之則無可而非者使人欲
譏刺之則無可為譏刺者其志則有同乎流俗之人
所行又合於汚亂之世居其身則若有忠信而實非
忠信也行其身若有廉潔而實非廉潔也衆人皆悅
美之而自以為是而無其實故不與入堯舜之正道
者也是無德而為有德故謂之為德之賊者也孔子
有曰惡有似真而非真者惡莠之莖華秀茂者以其
似苗恐有亂其苗種者也惡佞詐飾者以其似義恐
有亂其義者也惡利口辯辭以其似美樂恐其有亂於
信者也惡鄭聲之淫哇以其似美樂恐其有亂於雅

樂也惡紫之間色以其似朱恐有亂於朱者也惡
鄉原之惑眾以其似有德恐其有亂於德者也凡此
六者孔子所以惡之以其似是而非者也君子者乃
歸其常經而已矣云經者則義信德是也如佞利口
鄉原者是不經也唯君子則反經而已矣君子去其
不經以反復乎經則其經斯適於正而不他故義以
立而不為佞亂信以立而不為利口亂德以立而不
為鄉原亂此庶民所以興行又不為兩疑之惑矣庶
民既以興行斯無邪慝之行也○正義曰案論語云子
五州為鄉故曰吾黨之士也○正義曰案論語云子
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
所以裁之今云周禮五黨而解其文蓋亦不案此論
語而有悞也誠如周禮五黨言之則論語何以云吾
黨蓋不當引此為證所謂黨者蓋五百家為之黨是
其旨也○正義曰孟子言至學者也○正義曰子張之為
人踉蹌譎詐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者案家語
有衛人琴牢字張則此與左傳所謂琴張者琴牢而
已非所謂子張善鼓琴也趙註引為顓孫師亦表

何據而琴張曰師張曰曾哲曾參之父蓋言於前
牧皮者未詳○正義曰似真而非至孔子所惡也○正義
曰案論語云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惡利口
之覆邦家其序與此不同者蓋孟子以亂義不及亂
信亂信不及亂德其所主三者而已○正義曰朱紫聲樂
所託以為喻者也是所以為異者也○正義曰色厲內荏
至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者○正義曰此蓋本論語之文而云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

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正義曰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

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

而知之謂輔佐也通於大賢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間

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

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間變故衆多踰聞前聖所行追
而遵之以致其道言難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
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伊尹摯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日仲虺是也春秋傳
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故二人等
德也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
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太公望呂尚
也號曰師尚父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
謀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故以相配而言之

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
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
則亦無有乎爾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
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爲
遠而無有也鄒魯相近傳曰魯擊柝聞於邾近之甚
也言己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遭值聖
人若伊尹呂望之爲輔佐猶可應備名世如傳說之
中出於殷高宗也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
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

無者也則亦當使為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怨之辭

也。孟子曰至無有乎爾。正義曰此章言天地剖

判開元更始三皇以來人倫攸叙弘析道德莫

貴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闕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

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亦有乎爾終於篇

章者也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至由湯至於文王又

至由文王至於孔子又至由孔子而至于今止無有

乎爾者此孟子欲歸道於已故歷言其世代也言自

堯舜二帝至於商湯其年數有五百餘載矣如禹臯

陶為堯舜之臣則親見而知堯舜聖人之大道而佐

行之也如湯王之去堯舜之世則相去有數百歲之

遠則但聞其二帝所行之道遵而行之者也又自商

湯逮至文王周時又有五百餘歲如伊尹萊朱二者

俱為湯之賢臣則親見而知湯所行之道而輔佐之

者也如文王之去湯世則相去有數百歲之遠則但

聞其湯所行之道而遵之者也以自文王之世至於

孔子之時又有五百餘載如太公望散宜生二者

文王之臣則親見而知文王所行之道而輔佐之者

也。孟子曰至無有乎爾。正義曰此章言天地剖

判開元更始三皇以來人倫攸叙弘析道德莫

貴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闕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

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亦有乎爾終於篇

章者也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至由湯至於文王又

至由文王至於孔子又至由孔子而至于今止無有

乎爾者此孟子欲歸道於已故歷言其世代也言自

堯舜二帝至於商湯其年數有五百餘載矣如禹臯

陶為堯舜之臣則親見而知堯舜聖人之大道而佐

行之也如湯王之去堯舜之世則相去有數百歲之

遠則但聞其二帝所行之道遵而行之者也又自商

湯逮至文王周時又有五百餘歲如伊尹萊朱二者

俱為湯之賢臣則親見而知湯所行之道而輔佐之

者也如文王之去湯世則相去有數百歲之遠則但

聞其湯所行之道而遵之者也以自文王之世至於

孔子之時又有五百餘載如太公望散宜生二者

文王之臣則親見而知文王所行之道而輔佐之者

也。孟子曰至無有乎爾。正義曰此章言天地剖

聖賢藏書

秋必至獲麟而止者也孟子亦必止於無有乎爾而終其篇者蓋亦見孟子擬仲尼而作者也故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社氏云麟仁獸也聖王之嘉瑞特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不與感聖王之嘉瑞特故春秋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孟子之書終於是言者蓋亦闕聖道不明于世歷三皇以來推以世代雖有歲限然亦有遇不遇焉故述仲尼之意而作此七篇遂以無有乎爾終於篇章之末蓋亦深嘆而不怨之云爾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下

